



區 邊 豫 魯 冀 晉

八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家農範模

著 奇 胡

出 版 總
圖 書 館
版 本



中 央 人 民
出 版 社
總 經 銷
章 書 圖 館

行 發 店 書 華 新 北 華





區邊豫魯冀晉
八十之書選小作創藝文

家 農 範 模
著 奇 胡

~~26608~~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出版 27694

模範農家

(三幕話劇)

人物：

張榮旺：五十餘歲。

吳妻：年紀與樂旺相彷彿。

金寶：長子三十歲。

何寶：次子二十五歲。

番寶：三子十九歲。

福花：長媳二十八歲。

鳳嬌：次媳二十四歲。

喜枝：三媳十八歲。

大舅：鄰村農會主席四十九歲。

陳同志：新華報記者。

王科長：三十歲。



奇

時間：

第一幕：一九四四年初春，某日清晨。

第二幕：當天晚上。

第三幕：距第一幕三個月以後。

尾聲：一九四四年秋天。

佈景：

普通農家院子，正面與左側爲住屋，兩屋之間有甬道可通後院，左屋之側爲大門，院子右首爲廚房，廚房前有棵脫了葉的老梨樹，樹前列有一石凳。

第一幕：

幕開：後院傳來牲口的叫聲，張樂旺打着呵欠從正屋裏走出來。

旺：（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向左屋喊）荷寶，荷寶，（左屋無人應）荷寶，荷寶呀，（仍無人應）荷寶，該醒醒了，年青人這麼愛睡懶覺。（裏面仍無反應，他火了，用煙鍋敲着窗子）荷寶，我喊你這半天，你也不答應一句話嗎？（少停）怎麼小夥子，你還裝蒜呀，你再不理，我就進來揭你的被子了，我就不再你有媳婦在跟前，說揭就揭。

（這時鳳娥在左屋應）

鳳：爹，他不在家，你不要喊了。

旺：啥？大清早起來他就跑啦？地裏生活他還想幹不想幹囉？

鳳：他說這幾天村裏工作緊，上級叫民兵們都在一起訓練。

旺：這幾天又沒有消息，民兵在一起睡覺幹啥呀？



鳳：誰知道呢！

旺：（坐下來抽煙）哼，地裏活，他連管也不想管了，他這個民兵不知有多大，別人家還會正忙著生產，想學吳滿有當勞動英雄，我們家這幾個費，都是會吃不會動。

冬：（拿著一把破鐵子上）爹，你看，上月剛剛打的一把新鐵不曉得誰給使了個大豁子？

旺：（看了看，）這就是上月打的那把新鐵？

冬：就是麼！

旺：（把鐵往地下一扔）敗家精！敗家精！真是些敗家精，化了二斤小米才打的這把鐵呀！這，這到底是誰使壞的？

（福花與喜枝，從後院上）

冬：誰知道是誰呢！

旺：一定是春寶那個倒運鬼使壞的，荷寶平常就不上地。

冬：（對福）你知道這把鐵是誰使喚來？

福：昨天清早我見老三劈柴使喚來。

旺：你看看，我說的一點也不錯，當真就是他。

（同喜）春寶還躺著哪吧？

喜：起來到場上搗糞去了。

旺：去！把他叫來。（喜向大門下）

冬：我真摸不清，他們是怎麼使喚的，打這鐵的時候，我還再三再四叫老何多燒兩火，這樣結實的東西，到了他們手裏，就三下五除二的給胡絡搗壞了。

旺：唉！真沒辦法，這日子我越過越沒勁了，荒年頭吃喝都弄不上，打傢伙可得困難。（春寶與喜枝

(上)

春：(見了他爹，翻翻眼不喘氣的站在一邊)

旺：(也瞪着眼，把頭翻過去，)

冬：老二：你怎麼把這鐵使壞了？

春：我沒有哇。

福：昨天清早你不是拿牠劈柴使的嗎？

春：我劈柴怎麼會把鐵頭使壞了呢？

冬：那這鐵怎麼會去了這麼個大豁子呢？

春：你問我，我知道？我使了以後，說不定又有別人使壞了，你們不找別人，偏找上我，哼！吃柿子儘揀軟的拿。

旺：(站起來，順手就給春實一個巴掌，)小雜種，你還嘴硬，再沒有別人，就是你使壞的。

春：怎麼？怎麼你動手就打人呢？

旺：我打了你了，你敢拿我怎麼辦？不服你到青年隊告我去好啦！老子打兒子不算犯罪。

春：好！你不問清楚，抓起來就打，我一定找人說說這個理！

(下)

旺：哈？小雜種！打了你你還不服氣呀！(抓起木棍)你嫌沒打够，再讓老子來幾下，老子有的是力氣。

春：(從門外返回來，)你能打我就能告，如今不是早先了，當爹的也得說理(出)

旺：(更氣了)好哇！你站住，他娘的，他娘的，我不信就教管不好，你這三寸長的毛頭孩子。(眼踪追去)

福：（拉住旺）爹！算了，回頭再說吧！

旺：不行，再不收拾他，他要造反了！（下）（冬寶隨下）

妻：（從正堂慌張出）怎麼回事呀，你爹又跟誰吵呀！

福：老三把鐵使壞了，爹追着打他去了。

妻：真是，使壞了就算了，打就能把鐵打好了嗎？

福：娘！你去勸勸吧。

妻：咳！真是，起早搭黑的總是吵。（下）

喜：大嫂，這把鐵可不是他使壞的。

福：不是老三是誰？

喜：（伸出兩個指頭）是她娘家兄弟借去使壞的。

福：鳳娥兄弟借去使壞來？

喜：可就是二嫂兄弟，他上大端去開荒，化成這個樣子的。

（鳳娥上悄悄的聽她們倆個在說）

福：你見他來借沒有？

喜：我見啦，他兄弟吃罷早飯拿去的，到晚黑趁大家不在意，就悄悄的送了來。哼！面上裝着沒事，

讓人給他揩黑鍋。

福：你剛才爲啥不說呢？

喜：爹的脾氣太壞，我说的话他就不會信，再說這個（伸出兩個指頭）也不好惹，如今人家有了個孩子，就像當了正宮娘娘一樣，在家裏能直得起腰，講得起話，雖說都是一樣的兒媳婦，還不是人家在公婆跟前吃得開，站得穩。

福：我們這一輩子最作難的就是老二同鳳娥，這一對呀，家裏誰都對他有意見。

喜：他們這一對呀！男的一天到晚不上地，光吃點喝點，胡串。女的從早到晚抱着個小孩子。東家串

到西家，比我們那個婆婆還要清閑自在呢。（鳳娥悄悄回屋。）

福：爲了他們不動彈，你大哥早就整了一肚子，說再這樣下去就分單算了。

喜：大嫂！你說分開好不好？

福：有啥好呀！只要大家掏出良心來就好了。

喜：哼！他們光說不動彈，我也看不順眼。

福：說起老二還好些，到底在村裏當幹部要忙一些，就是她（也用那個指頭比劃下）就有些不做活了

上次公家叫咱們做三雙軍鞋，她連一隻邦子也沒拈，就一下子推到咱們身上來了。

喜：哼！她嘴上說的多好聽。說啥婦救會要起模範作用呀！

把軍鞋要做好呀！等村上真的派到她頭上來，她就不幹，佔着有孩子推給別人。（小聲的）喂！

我告訴你，她昨天叫我給她洗兩件衣服，我可沒給她幹。還有，我看她又偷了五個雞蛋往她娘家

送去了。

福：我們以後總得給她提意見不行，又不作活，又是往外偷，那還像個過時光的人呀。

喜：大嫂！你爲啥不到婦救會報告，鬥鬥她呢？

（李妻上）

妻：老漢真是不好惹，抓着一點理就不顧人。

福：這會怎麼樣了？

妻：他跟你男人上村邊那塊地壘堰去了。

福：老三呢？

妻：春寶在竊上哭呢，他也跟那男人一樣，吵着要分家，說是受不了老頭子的氣呢。唉！跟着這把子人呀，真是把肚子也要氣炸了。

喜：（囁直心快，）分家我也樂意。

妻：（沒想到她會說出這種話，怔了一小會）啥？你也願意分？唉呀，我倒看不出你年紀青青的，倒是個有本事的人呢。孩子！你別想分了家，你就能作主了。說實在話，你同你男人分開了，就憑你們倆口子呀，連條柴根也撈不到嘴裏的。哼！再說我這份家業也來得不容易，我同你爹苦了一輩子，他給人家當長工，我給人家奶孩子，割白草才掙來這幾畝地，要不，會有這個時光嗎？如今你們一點也沒有往家裏拿就想往外分，這辦不到。只有等我死了再說這句話，我活著一天，你們就別打這個主義。

福：（瞪了喜一眼）娘！老三家說的是孩子話，你可不要在意，等一會我去勸勸老三去，剛才我倒是聽說那把鏟不是老三使壞的，是——

喜：（急拉福衣角，示意不要說下去）

妻：是誰使壞的？

福：是……

妻：是誰？

福：是，哦！是別人拿去使壞的，待會我再問問吧。

妻：天不早了，你去做飯吧！

福：（向喜）你去抱些柴來，（喜向大門下，福入廚房，）

妻：（拿起掃帚掃院子，）這些人真是懶，掃帚散成這個樣子了，也不綁一綁，（從身上掏出一條麻繩，坐下來綁掃帚，）（左屋孩子哭，）

妻：荷寶家，喂喂孩子奶吧，別讓他哭。

（荷寶上檯上）

荷：娘！飯好了沒呀？

妻：飯才飯，你這早到那裏去啦？

荷：我打村上來。

妻：昨天晚上你又沒有回來睡？

荷：這幾天村裏工作忙，我們民兵都叫在一起睡覺，娘！你給我塊碎布，擦擦這檯上的灰。

妻：荷寶！你一天總是槍槍使棒的，我總替你操心，你比春寶還要孩子氣些。老漢這些日子真生你的

氣了，光說你不幹生活，我看你玩心也太重了。

荷：娘！我在村裏是辦工作的，我也沒有玩呀！爹真是個死腦筋，光知道把自己家裏弄好，村裏工作

就不盡一點心，昨天農會開會，討論怎麼渡過荒年的辦法，他不知道去參加了沒有？等他回

來，你得給他說一說。

妻：我才不說呢，他攔起人來有一丈八尺高，真是惹不起，剛才他又把春寶沒死沒活的打了一頓。

荷：爹的脾氣真壞，這一輩子就沒法改了。

妻：說起來也難怪他，家裏，裏裏外外都是靠他一個人操心，雖說你大哥好些，要是計算啥，也得靠

你爹。就像去年你爹叫你在後院撒些掃帚籽，你就給忘了，害得今年連把像樣的掃帚都使不上。

等收了麥子看你們掃帚拿啥使喚。

荷：不要緊，回頭我去買兩把來，村裏有的是。

妻：嘖嘖，你嚇你，一張嘴就是買，錢打那個筒窿眼裏冒出來呀，再說這荒年成……

（福花端盆上）

福：娘！昨天黑夜剩下的菜湯發酸了，你看還能吃不能吃。

荷：我看。（用鼻子聞了聞，）唔！這不能吃了，端去喂牲口吧！

妻：不！我看看。

荷：酸成這樣子，這還能吃呀？

妻：不！福花：再摻一些水，煮糠餅子吧。

荷：不行了，拿他煮糠餅子，把餅子也給弄壞了，給牲口吃了算了，我倒去，看你們真不講衛生。（向前院下）

（向前院下）

妻：這孩子，在荒年頭還糟蹋東西。福花：我叫你做飯，要少做一些，你總是不聽話。

福：少做一些不行，回頭不夠吃的，吵起來又吵不完了。

妻：那今天就少做兩個餅子吧。

福：好。

荷：（上，將盆遞給福花，福花下）娘！怎麼咱的毛驢生了毛病啦？我剛才見他兩個耳朵都垂下來

啦，連東西也不吃。

妻：打昨天起，這毛驢就那樣了，這幾天正趕着往地裏栽黃，用起來偏偏就這麼不順手，真是一件事

沒做完，又一件事頂着屁股就來了，永也沒個完。荷費——

荷：幹啥？

妻：你到前莊把魏拐子找來給咱牲口扎兩針看看。

（喜枝從前院跑入廚房）

荷：下！回頭我們民兵還有事，昨天晚黑打山上下來一隻狼，把咱村裏合作社裏的那支大花豬拖走了

。吃了飯，我們民兵都約好了要到山上去打狼呢。

妻：你呀！求你一百回事，總是落一百回空，你有心管人家大花豬上山去打獵，自家牲口病了，你就不管也不管。一百個人當中，就挑不出一個像你這樣的大傻蛋，胳膊肘子偏偏朝外。

荷：上級早就號召了，我們當縣部的要起模範作用，反對自私自利。你看人家張四，在村上當了兩年農會主任，政府看他辦事公平，不是調到區上工作了嗎。我——（喜枝上）

喜：娘！缸裏沒有水了。

荷：（趕忙站起）哦！我去——

妻：你去挑？

荷：不！不！我去到村公所看看去，公所昨天逮捕兩個來路不明的傢伙，我盤查盤查去。（下）

妻：哼！找上你一點事，你就擱着屁股跑了，真不啻敗興。（對喜）去叫你漢子來挑兩担水吧。

喜：我給他說了，他不理我。

妻：我叫他去。（走到門口，往外喊。）春寶——

春：（遠遠的）幹啥？

妻：去挑兩担水來。

春：（在外）別人也能去，爲啥偏找我上我呢？

妻：啥？支使大的，大的不動；支使小的，小的不聽。你們都成了祖宗了，你是到底去不去呀？

春：（在外）我不去。

妻：好！你不去，我去，我咬咬牙也能去挑四担水來的。（她果真拿起水桶和扁担）

喜：娘！我跟大嫂去抬吧！

妻：不！我能担。

春：（上，推開妻拿過扁担）算了，算了，看你那個樣子，就像挑水的把式。（挑水桶下）

妻：愛！咱這一家人呀，真好像是涼水合熱面，怎麼也不到一塊。（鳳娥和小孩子從左房出）

喜：二嫂？你才起？

鳳：我早就起來了，就是這孩子有點不吃勁，我怕外邊風大，就沒敢出來。

妻：孩子怎麼啦？

鳳：昨天晚上小腦袋熱烘烘的，今早起來好了些。

妻：可得小心喲！這兩天有些熱有些冷的，小孩子最愛出毛病了。我看外邊風大，沒事你還是讓孩子
在屋裏待待吧。（對喜）春寶家，你把後窗裏放的蘿蔔條子拿出來晒晒，今天老陽可好，再不
晒，就要生虫子了。（喜回後院下）

鳳：娘！今天大清早爹釀了好半天，是在罵誰呀？

妻：還不是跟春寶生氣了，你爹說春寶把鐵頭使壞了。

鳳：我昨天看見老三拿他劈柴的，一定是那時候使壞的。

妻：我聽說不是他，倒是誰借給人家使壞了。唉！反正咱家人多手也雜，使壞了傢俱誰也不認賬。

鳳：哦！這……

妻：你知道是經誰的手借出去的？

鳳：啥？

妻：那把新鐵。

鳳：我不知道。

（春寶挑水上）

鳳：（把活揀到一邊）老三！你等一會兒見了婦救會主任，跟他說一聲，昨天晚上孩子不吃勁，我才

沒去開會呵。

春：對。(入廚房)

鳳：娘！老三家昨天去開會，回來又跟你嘀咕了半天啥呀？

妻：她要我給她做衣服，說夏天就要到了，沒衣服換季。

鳳：哼！說的倒是容易，這年頭嘴都顧不上，那能顧到做衣服呢？

妻：可不是，要是放在好年成，好！我就給這孩子做一套穿穿，也是正事。人家到我們家兩年了，雖說有點孩子氣……

鳳：依我說，就是年成好，也不給她做，她婆家真是太不成話了。咱家娶她的時候，送去五丈紅標布，兩匹白布；她家就連一件衣服也沒給她做，如今她閨女在婆家，光着屁股也活該！

妻：孩子！可不能這樣說。說起來春霞媳家的家也太窮了，她爹給人家放了一輩子羊，孩子又一大堆，家裏地無一畝、房無一間的。嫁出個閨女，當然要攬攬東西回來啦。(春霞自廚房出，向門外下)

鳳：我倒不是嫌她家窮，老三家有些地方也太不檢樣子了。前年婚嫁會叫她放個，她娶過來沒上十天，就把包袱布給扯了，去年年下，村上叫婦女去搗糞，她也不怕人家笑話也去了，要不是爹罵了她一頓，我看他還能上天呢？好好的媳兒家，還要出去開會啦！上課的亂來一氣，真是一點家數都沒有了，有工夫幹些家裏的活，不比那強。

妻：唉！小孩子玩心大，隔兩年就好了。

鳳：老三家最壞的是把頭髮剪的像禿尾巴雞一樣，大嫂問我都沒有剪，她就不該先剪。

妻：你也該開着一隻眼，睜着一隻眼，當沒看見一樣就算了，世道不一樣了，總要隨和着點。

鳳：(向四外望了望) 媽！我給你說呀，她，老三家的，還偷呢。早兩天我看見她偷出去一碗炒麵，

換了麻鷄吃了。

妻：（忙阻止她）荷寶家，這事情我知道了，你以後不要再往外邊說了。叫你爹知道了，可不得了，一定又要鬧翻了天。

鳳：好！我一定不往外邊說，你老人家知道了就好了。

鳳：（自廚房出）媽！飯好了。

妻：那就吃飯吧！吃了飯我還想到地裏，剝些野菜回來。荷寶家的，你來吃點吧！

鳳：我喂喂孩子就來。

妻：（入廚房）

鳳：大嫂！昨天晚上婦教會開會，說的是些啥事呀？

鳳：是說婦女生產的事，要我們都參加互助小組。

鳳：唉！我這個孩子可真累人，開會不能去，連家裏生活也顧不了。那，大嫂！你今年還動不動花呀？

鳳：我前是想紡，就是我那架紡花車子好幾年沒用了，還得要收拾。回頭爹回來，得問問他再拿主意。

鳳：大嫂！你們沒孩子的就是清閒，要幹啥就幹啥，我可享不了福了，有了孩子就是有罪。

喜：（拿出一簍箕乾蘿蔔條上）大嫂！這乾蘿蔔條子生蟲了。

鳳：我看。呀！可真不少，快些揀出來吧。（埋怨）早幾天爹就叫我們晒了，我們就沒理這回事。等爹知道了又要罵死人呢。蘿蔔條子年時吃到如今，只剩下這麼點了，還給蟲糟塌成這樣子，真是。

妻：（在廚房裏）冬寶家的，你去替老三搗糞吧。讓他回來吃飯，一會還叫他去割草呢。

鳳：好！好！（對喜）快揀吧！（出）

鳳：喜枝！

喜：糊塗？

鳳：昨天那事，你是否給娘說了？

喜：說啥？

鳳：說那把新繅是我兄弟拿去使壞的？

喜：我沒有說。

鳳：當真沒有？

喜：我要說來，就叫我爛掉舌頭。

鳳：（笑了）好！好！你沒說，就沒說。可用不着賭咒。

喜：我……

鳳：好！我們不說這了。喜枝！你昨天去開會了沒有？

喜：去了。

鳳：聽說不是要叫紡花嗎？

喜：唔。

鳳：那你紡不紡。

喜：我想紡是想紡，就是想也沒有用，沒有車子。

鳳：那向爹要錢買呀！

喜：唔！連衣裳都不給做，他那裏會給我買車子呢！

鳳：給他說說看也不妨事。

喜：我犯不着找鳥孫，爹的脾氣可大呢，你還不知道。

鳳：唉！你說的倒是真話。喜枝！你要是真想紡花，我給你出個主意，好不好？

喜：啥主意呀？

鳳：偷些蘿蔔條，去找張木匠。

喜：不！二嫂……我不敢再偷了，上回你叫我偷的那兩炒麵，我直到如今摸起來心還發跳呢！

鳳：你的胆子真小。

喜：我實在害怕。

鳳：你今年不生產，在繡救會裏，你不是落了後了嗎？

喜：算了，我把困難情形給婦救會說了，他就不會說啥的。

鳳：喜枝！你再想想看，你要是學會紡花，以後賺下錢你還可以補貼一下饑家的，我早晚去看你娘的

褲子破得太不像話，你這做閨女的也不管一管，你要是學會紡花……

喜：不！我娘穿的還是壞，那是年成不好，今年年成要好一點，就不會像那個樣子了，前年穀府減額

減息我爹給人放羊，加了工錢，一年就置了兩畝地，以後日子就能過好的。

鳳：傻瓜！少一個不如多一個，你要是補貼一些，你饑家日子過的不就更好一些嗎？你說我們家老東

西，爲啥不拿你放在眼裏。

喜：我不知道。

鳳：就是嫌你娘家太窮。

喜：唉……

鳳：喜枝！你要是學會紡花，以後你想做一件衣服穿，就做一件穿，也用不着給還債了，你沒有衣

服穿，我也替你縫過好幾天呢！

喜：唉！

鳳：別光歎氣，你說我說的話對不對？

喜：唉！

鳳：你說話呀！

喜：二嫂：你爲啥不紡花呢？

鳳：我有個孩子啊！要不我放着錢不去賺，我不是成了饑蛋了嗎？

喜：那你說，我怎麼樣才能紡花！

鳳：你呀！你先偷些蠶繭條去找張木匠，叫他先給你做一架車子，他要向你要錢的錢，你就說等以後紡花賺下來錢再給他，不就妥了嗎？

喜：那車子拿回來，爹問起打那裏來錢買的，可怎麼說呢？

鳳：半片子，你就說是你娘家給你買的，他還有啥說的。

喜：這……

鳳：你說我的主意好不好？

喜：好是好，我就是怕你說出去。

鳳：放心，我不會說，上次我教你偷的炒麵，我不是沒說出來嗎？

喜：那，我這次再給你孩子做雙鞋好不好？

鳳：這回我啥也不叫你給我做了。

喜：那我二哥脫下衣服我給你洗吧！

鳳：好！好！我一定叫你洗。

（春寶由外上）

鳳：老三：你老婆要紡花，你怎麼不給她買紡花車子呀？

喜：我管不了人家的事。（入廚房）

喜：二嫂：這回拿多少？

鳳：當然要多拿些了，你去拔個東西來包。

喜：這裏有一塊手巾。

鳳：多抓一些包起來。

喜：（抓了一些蘿蔔絲包在手巾裏）够了吧？

鳳：少了，還要抓。

喜：够不够？

鳳：再弄一些。

喜：（又抓了一把）行不行？

鳳：不行！得多一些才能辦事。

喜：行了吧？

鳳：行了，包緊一些。

喜：怎麼拿出去呢？

鳳：來！你給我抱着孩子，我給你圍在褲腰上帶出去。

（喜枝接過孩子，鳳給喜把手巾綁在腰上。好了，你去吧！趁這會沒有人，我去吃飯了。）
（孩入廚房）

喜：（坐在那裏發了一會怔，正想起身走）

春：（捧碗，從廚房出）你要到那裏去？

喜：我，我不到那裏去。

春：娘叫你吃飯哩。

喜：我不想吃了。

春：不想吃？挨餓也行，今天反正飯做得少。

喜：（想）起來說唔好，於是——你不是剛才跟娘說想分家嗎？

春：分家？唔！我剛才說來。

喜：我也想分出去住。

春：不行，娘不答應。她說我們分出去連屁也吃不上。

喜：在一起真沒好處，說不上話，連件衣服都沒穿的。

春：算了，荒年成有吃的有喝的就行了，還穿啥嘞。

喜：唔，還是分開好，不再受冤枉氣了。

春：我不是受氣嗎？咱二哥一年到頭不上地，爹逼一巴掌也不打他，還同豬雞不是我受氣的，我還白挨了一陣打，唉！有理也說不出來，就那吧！

喜：我看還是分了好，在一起要啥沒啥，誰也不來管賬。

春：分！你去給咱爹說吧！我可沒本事說出口。

（端飯下）

喜：（歎了一口氣。）

鳳：（端飯上）怎麼你還不去找張木匠呢？

喜：我就去。

鳳：快去吧！別三心二意的。

荷：（上，問鳳）飯好了沒有？

鳳：好了。

荷：好了就吃。（入廚房）

喜：二嫂！你真不會講？

鳳：我一定不講，我就是不會寫字，要不就給你寫張保票了。（推喜）快去吧，我一定不講，你日後紡花賺下錢我也能佔些光的。

喜：好！我去。（出）

荷：（端飯從廚房出）鳳娥咱村婦救會都要紡花織布了，我看你也把你娘的那架車子拿來紡紡花吧？

鳳：我才不紡呢？

荷：紡花好處大，紡一斤錢，能賺一斤半米。

鳳：屁！我就不想佔那個光，一年忙到頭，收了場賺下錢，都給老頭子端去，我也犯不着操這個心，去年我給軍隊做單衣，賺了三十來塊，爹就一起拿了去，我連一個錢也沒使上。

荷：看你真小氣，爹拿去也不是自己買麻糖吃了，還不是都用在大家身上。

鳳：（少停）喂！你這個民兵班長不當了行不行？

荷：胡說，我頭是不當這個民兵班長，人家要笑話我了，說我是怕死鬼，那我上回掃蕩時打死的那個騎在洋馬上的日本官，不是白打了嗎？

鳳：哼！你怕人家笑話，家裏上上下下的可恨透你了，大哥看你不動彈早吵着要分家了。

荷：分家，分了有啥好，他們這些人見識小，總說我不做活，他們就不知道，當一個幹部的在村裏忙得連放屁的工夫都沒有，也不是我故意偷懶。

鳳：大哥要分，爹不答應，他有啥辦法，就是老三的媳婦頂壞，這個秃尾巴鷄呀——

荷：唉！讓着她一點算了，孩子家心眼就要少些，她說啥不要理會，就完了。

鳳：你可不要說她小，人家辦出的事可真吓死人，（見荷不以爲然，不滿意的）你到底是不聽呀？荷：你說好了，我又沒有把嘴堵住。

鳳：她呀！老三家的真壞透了，明明是他漢子劈柴使壞了鏟，他硬給爹說是你拿出去弄壞的，爹聽了這話，就拿起扁担，往村公所找你，後來好容易我叫娘把爹攔下，要不嘞，爹真到了村公所找到你，只要扁担往你身上挨一下子，你的人就要丟了。

荷：她娘的，這婆娘真壞！我去找上她來對對。（放下碗）到底看看誰使壞鏟頭的。

鳳：（忙拉住他）你看，你的心眼也可真小，我給你說了，讓你知道了就完了，你發這麼大的火幹啥呢？

荷：不！我一定找她說說理。

鳳：算了，你再說理也沒用，爹老長日子對你就有一肚子了，他一定聽那婆娘的，你說破嘴也頂不了用。

荷：她鼓搗爹到村公所去撿我，還有意叫我在幹部民兵跟前丟人，今天我要是不收拾收拾這東西，日後就是她的天下了。她娘的，我倒沒看出這人小心可不小，真是個活妖怪。

鳳：依我看呀——

荷：啥？

鳳：你過來，我給你說。（靠近荷寶耳朵說了一陣子）我看你就去吧！我給你留下飯，等你回來再吃。

荷：好！我去。（下）

鳳：（得意的把飯碗拿到左屋裏去）

妻：（抱着孩子上）乖孩子，長大了可要聽話，奶奶心疼你。

鳳：（從屋內出）孩子睡了？

妻：睡了，你抱他到屋裏去睡吧，外邊風大。

鳳：（抱孩入屋）

福……（從門外入）娘！爹打地裏回來了。

妻……好！我去給他盛飯，你來把這蘿蔔條子鋪攤開讓太陽曬曬，弄好了你也來吃飯吧。

福……讓他們吃過了我再吃。

旺……（與春寶邊說邊走的走進來）孩子：年紀青青的人，要學得老實一些，東西使壞了就算了，不要一個勁不認賬。

春……我上那把新鋸頭就不是——

旺……你看，你看，跟你在好說，你還是滑頭滑腦的在胡推。孩子！爹不是小氣，放在往年壞件把東西倒沒啥，今年是啥年月，一把鋸打了打就是二斤小麥，抵得一家人一天的口糧。

春……我，我——

妻……（拿着餅子火繩上）老漢你抽袋煙就吃飯吧。

旺……（抽煙）

妻……老漢！牲口打昨天起就不吃東西了，我要快點把前莊驢拐子叫牽孔兩針吧，再過歲不行了。（冬寶自門外入廚房）

旺……荷寶回來丁沒有？

妻……他……

旺……啥？他還沒有回來？

春……人家吃了飯，蹣起腳來又走了。

旺……他又走了？好哇！這個人真成了一本臭書，一點用也沒有了，家裏一大堆生活要人幹，他就一天到晚不露面。

妻……別說了，他在村裏工作忙也是有的。

旺：有啥忙啥，人家民兵隊長還不是整天上地受，他一個班長算個啥？

妻：別說了，快吃飯吧！

旺：（命令似的）今天他回來，可不許他摸的碗底，他不給我幹生活，我也不聽他吃飯。你們大家都聽着，誰要是給他碗，我就打斷誰的手指頭。（對妻）你去把荷實家的叫來。

妻：吃飯吧。

旺：去呀。

妻：（走到左屋門前）荷實家的，你爹叫你呢。（鳳出）

旺：（對鳳）這事也給你說明白：荷實以後回來不許他摸我的碗底，你要是不聽話，讓我知道，可別說我不給你好看。

鳳：（勉勉強強的）好。

妻：吃飯吧！老漢。

旺：哼！他厲害不給我幹生活，我比他還厲害，就不聽他吃飯。

冬：（從廚房裏出來對福）你過來。

福：怎麼？

冬：（走過去將福一掌推倒）他娘的。

福：（意外的）你，你發了瘋了？

冬：我，我要揍你！

旺：冬寶！你是幹啥？

妻：（同時）冬寶，你——

冬：（對福）我每回從地裏回來，你怎麼總是讓我喝湯。

妻：饑餓了又沒有喝？

冬：有個屁！（一叫又叫福過去）你是幹啥的？

福：有話好說，不要打人呀！

冬：我打你，我就打你。（逼近福）你爲啥纏我挨餓？吃不飽？

福：家裏人多，做多了糟蹋了可惜，做少了又不够吃，這由不了我作主。

冬：（一巴掌打過去）你還頂嘴。

旺：冬寶！你爲啥打你媳婦，他有啥錯。

冬：（不理，仍對福）我打地裏回來！，你爲啥讓我挨餓？

福：（哭了）這，這是家裏人多，由不得我作主。

冬：你再頂，你再頂頂看。

旺：冬寶！你眼睛裏還有你爹，你娘沒有？

冬：爲啥別人能吃飽飯，我就吃不飽？

旺：你吃不飽，怨她幹啥？你來找我，找你娘呀！她又不是當家的。

冬：她不當家，飯可打她手裏做的。

妻：冬寶，你不要打你媳婦了，這怨我，怨我早上叫她少做一點飯的。

旺：冬寶！你心裏有啥說的，你給我說好了，你不要光往媳婦身上出氣。

冬：我，我沒有啥說的。

旺：你這個人呀！就是這麼吃裏吃外的，叫你說句話，你總不喘氣，我知道你，家裏只有你一個人受

，回來吃不上飯，心裏當然不自在。

冬：我，我沒啥說的。（荷寶拉着喜枝上）

荷：（在門口）進來，你進來——

喜：（哭嚷着）我不，我不——

旺：（見了這情形）怎麼回事呀？

荷：你還不進來呀？

喜：我不！

荷：你，進來不行。（一手把喜推進來，喜倒在地上，家裏人都扯住了）

荷：（把手巾包的蘿蔔條捧在手上，走到爹的跟前）爹：你——家裏都快沒吃的了，她——老三家的，還要偷出去換東西吃。

喜：那是，那是……

荷：你再咬人！我就打死你。（——你說怎麼辦？）

旺：（看着蘿蔔條子，沒有一句話，大家都看着他。）

荷：（少停）把她捆起來，送到村公所去。

喜：荷寶！你可不許胡來。

旺：（大聲憤怒的）好！好！你們都打算不適了，是不是？孩子們呀！要憑良心才好啊，爹有那點

對不住你們。（少停）你們有的不幹生活，有的推一下動一下，有的把話悶到心裏不說，有的使

嘴不使手，有的還要動手偷，八口子人倒是八條心。哼！沒辦法，加上年景災荒，家裏的人搶吃

搶喝還不算，還要打老婆，罵孩子，出氣給我看，好了，眼看收養子還有三個月，家裏糧食也不

多了，你們大家不安心過日子，都這樣胡來，那大家分開算了。（大家沉默無言）怎麼？你們大

家把自己心裏的話說出來呀！

喜：（站起來）我！我早就有這個意思，想分開了。

旺：怎麼？你是就想分開啦？

齊：唔。

旺：那，冬寶，你是領頭的大兒子，你說一句話。

冬：我沒有啥說。

旺：平時你總是老懷驕着要分家，分家，事到如今你又不喘氣了，你還是操子的，你是故意和我胡搗

呀？

冬：分開也好囉。

旺：那荷蘭你呢？

荷：分開我倒看不出有啥好處。

冬：老二，你不分，那你以後怎麼辦？

荷：好，分開也痛快，免得小心眼的說我好吃懶做。

旺：好，就是這麼辦，分就分開吧！我去找你大舅去。（往外走）

妻：老漢！真的要分家？

旺：（氣的發抖）不分，這，這樣子還能過下去呀？

妻：（拉住老漢）老漢，不行！分不得。

旺：你不分，這由不得你。（走出門外）

妻：孩子們，你們真的要分家麼？（衆人低頭不語）

第二幕

幕開：晚上，仍是那座院子裏，桌上點着一盞油燈。這時候，來旺與大舅，面對面坐着說話。

舅：來旺哥！要是分了家呀！孩子們們都帶不上吃的，說起來大家都是親生骨肉，你就能忍心不管他們，我看大舅在一起比分開強。我的話，你再好好的盤算盤算看。

旺：就是，他大舅，你說的都是知心貼肉的話，這些我都知道的。

舅：那就不分吧！怎麼樣？

旺：（吸著煙，好久不噴氣。）

舅：你的意思怎麼樣？不妨說出來，大家再打個上討論一下。

旺：分家倒不一定好。就是這句話是我先說出來的，要是不分，孩子們一定罵我頭三倒四說話不算話。

舅：不！你只要把理說清楚，他們也不會怪你的，只是你得先找一找你有那些地方不對他們的勁。

旺：他大舅！我這個富老的，做在人前，做在人後，我有啥不對呢？

舅：來旺哥！家裏搞不好，自己也有不是處。

旺：我沒有穿好的，沒有吃好的，我有啥呢？

舅：唉！我在我們村上，當了這幾年老農會，村上的老百姓都還說我這個主任不準，我有時檢討一下，我也是有好多工作沒辦好。人呀！人有時有了缺點，自己還不知道呢！

旺：那你看我出我有那些地方，不對他們的勁呢？

舅：你呀！我剛才聽春寶說。你在家裏只許你說話，不許旁人說話。我看，你也就是這一個缺點。

旺：呀！這怎麼成了一個缺點呢！我是一家之主，凡事我總得有個主意呀！怎麼能叫大家七嘴八舌的

亂說呢，要不那還傷人家眼？

舅：你這事就壞在這上頭。

旺：許多天旱，媳婦多了不做飯。家裏搞不好，是大家弄成這個樣子的。能大舅：你說說，他們呀！

！要說到穿戴上，大家就拚死拚活的。一說到做生活，種地，他們就不管了。

我當老的，跟他們吃一樣，穿一樣，做一樣，我有啥不對呢？

舅：要不，孩子們大家爲啥都對你有意見呢？

旺：啥意見？

舅：我剛才不是說了嗎！你不讓他們說話。

旺：（發了火）我就不讓他們說話，他們一天到晚就是光會說話，我想把家搞好，我就不能光讓他們

一天到晚直叫喚不動彈。

舅：這就是你的不對。

旺：他太胡！你是當農會的，是給大家辦好事的人，你總得掏良心說話呀！

舅：你不要發火，我什麼都是掏良心的，你不信就到我們村裏去訪查訪去。我做了兩年農會主席啦！

次大小小事辦了許多，你問那個人說我不是掏良心的。

旺：那你爲啥一口咬定我有個缺點呢？他們偷的偷，搶的搶，不幹生活的不幹生活，都成了對的嗎？

舅：啊呀！我沒有都說他們是對的呀！來旺哥：你先平平氣，咱們慢慢商量。

旺：（和氣一些）你說吧！

舅：我是說，啥事都得雙方檢討。兒子媳婦們，有兒子媳婦們的不對，他們都得檢討。你當老的要是有啥不對也得說出來呀！

旺：（又急了）我不是說了嗎！我做在人前，歇在人後，我沒有不是的。

舅：（站起來）你看你咬住這個死理就不放了。

旺：（也站起來）你也不要咬住這個死理不放啊！

（兩人對望着，又沉默的坐下來。）

福：（從後院上）爹！趕不趕麵？

旺：趕。

舅：麵趕啥麵？

福：娘說大舅這回來，爲我們家的事操心，就是白開水，也得燒一碗。

舅：算了，你不要做吃喝了，這個家不分了。

旺：（對福）去！你還是去趕麵吧！

舅：你要做吃喝，我馬上就走（起身）。

旺：他大舅！這回是辦妥辦不妥，我這飯還管得起。

舅：不！你要這樣見外，我就不管了。

旺：好！不要趕麵了。（福向後院下）

舅：來旺哥！我剛才給你說的，都是打心眼的話，這家還是不分的好。

旺：你說的道理我也懂得了，這家就是不分好，可我也不是願意分呀！就是我不能忍氣吞聲的，當着

兒子、媳婦跟前認錯呀！

舅：唉呀！你還是沒聽下我的話。走！咱們到外邊再好好談談去。（兩個人走出）

（場上無人，鳳娥從左屋上，她偷偷的向四周看了看，趕忙將放在院裏的（把白瓷盤，拿到左

屋去，一會她又出來，打算到正屋，去偷些東西，驕花由後院上。）

福：鳳娥！舅舅跟爹呢？

鳳：他們出去了。

喜：（一聲不響的把正屋門鎖上。）

鳳：（不很高興）嚨！平常家裏沒一個人，這裏裏外外的門都不鎖，連會子大家都在家裏，還怕這賊小心起來了。

喜：不是，娘說平常不分家的時候，大家在一起倒沒啥，就是真要分家的這一會，有時兄弟爭強，連一把破掃帚都要偷起來，招惹的好多麻煩。

鳳：哼！咱們家除了老三家的是個三隻手，就沒有別人。

喜：鳳妹！反正我們腳跟站得穩，心放得平，不管鎖門不鎖，就不要多那一份心。

鳳：你放心。家裏堆滿金子銀子，我都不動一動的。『是兒不死，是財不散。』你命裏該窮，就是再偷再拿，也是富不了的。

（喜枝由大門外上）

喜：（很關心的）大嫂：你知道這家到底還分不分啦！

鳳：我不知道。

喜：我剛才在場上坐著，大舅跟爹說好像不分了。

鳳：唔！不分開也好。

喜：對啦！不分人手多，幹起活來也帶勁。

鳳：我倒看不出，在一塊有啥好處。

喜：（對喜）剛才大舅跟你大舅說了，他說大家要是分開了，還是一碗水少吃沒喝，幾年還是靠不進去，大家要是不分開，各人把心放公平，都賣勁的幹活。他說他保證在麥子沒收下來以前，我們家就不會餓肚子。

喜：（恨恨的）哼！哼！

春：（從外邊上，來回的在院子裏找着東西。）

福：春寶，你找啥？

春：爹叫我來拿那把白瓷盆，說要開水。

福：是啊！剛才那把白瓷盆，就放在這裏，啊！

鳳：那到哪裏去啦！

福：怪了，剛剛大舅和爹還在這裏拿他喝水呢！

春：（對喜）你見了沒有？

鳳：對了，就找她吧，沒有錯。

喜：（跳起來）你草鹿。

鳳：家裏沒了東西，除了爹就沒旁人。

春：（對喜）你要拿了，就拿出來吧！

喜：我沒有拿呀！

鳳：就是你拿的。

喜：你紅嘴白牙，誣賴好人，可小心雷劈了你。

鳳：啥？你還想跟我幹嗎？老娘可不怕你。

福：老一家的，讓看點吧！

喜：幹就幹，我害怕你嗎？你這不要臉的。

鳳：你才不要臉呢！你這小賤貨。

喜：你再厲害，我把你的事，就全端出來。

鳳：你睡，你睡，你端端看。老娘就不怕你。

喜：你不怕，我也不怕。

鳳：好！那我們就鬧到底。小賊貨！你真的要上天了。

福：（拉開他們）你們這是幹啥？破瓷碗就拿，沒拿就沒拿，說清楚就成了，吵啥呢！

春：（向喜）你到底拿沒拿？

喜：怎麼你們沒了東西，就來問我呢，我告訴你們，上回我偷的炒麵，這回偷的紅蘿蔔條，都是——

鳳：你這狼吃的，你再亂說，我就把你的嘴撕成兩半。

福：（攔住鳳）你們真的要鬧事啊！（對春）老三：你老婆——瞎子，就在外邊沒進家裏來，你

不要再開她了，那把瓷碗等會再說吧！

春：那瓷碗哪呢？工地的，一平既平。

福：在櫃台上拿兩個碗，掏些水去就行了。

春：（大廚房拿了兩碗水回）

妻：（從後院出）福花：你男人孫後完么麼尔尼。

福：娘！門鎖上了，給你鑰匙吧！

妻：你拿着吧！我的忘性大，放在我的手裏，一會就找不着了。

福：（下）

妻：（對鳳）你男人回來沒有？

鳳：誰知道，他游到那裏去啦！

妻：唉！他大舅家就來了，他總是不照面。

妻：要分家了，還在外頭，真糊塗！（對喜）春寶家的，你去找找你二哥。

喜：我才不去呢（向大門下）！

妻：唉！使喚不動了。

鳳：娘！算了。今天他吃了飯，帶民兵上大路打狼去了，我看也該回來了。

妻：你孩子呢？

鳳：睡了，娘！這一會你到那裏去了？

妻：我在後院裏收拾大盆小鍋的。唉！房子、地倒都容易分，就是這些小物件難，沒法辦！日後分了家，看着你們一個個，我更要留心了。我老了，做也做不了，賺也賺不見，有時看見你們遇了難，也不能幫一把子。（擦淚）

鳳：（也故意哭起來）娘！我有件小事要跟你說說。

妻：啥事呢？

鳳：俺在村裏是辦工作的，一年到頭不上地，以後分開家了，我怎麼辦呢？

妻：唉！難。荷寶既是懶的，不想動彈。

鳳：娘！待會你跟大舅親下商量下（這時冬實從後院上，聽她們在談話，偷偷的蹲在一旁。）就把那靠村的二畝水地份給我們吧！以後他辦起公事來領不上，我自己還可以作務的。

妻：好！我一定給你對大舅說說看。

鳳：娘！只要你一句話，就能頂了事。要不，我（裝哭起來）我日後可憐不過來呀！他在村裏辦工作，地裏活就得靠我，我還有個孩子在拌着手腳。

妻：孩子，你不要哭了，回頭我一定給你在太舅跟前說說。

鳳：要得狠狠說才行呢！

妻：行！我想跟你太舅說了，一定能辦到的。

冬：（這時才發了話）娘！這可辦不到。

妻：（回頭來看見是他）噢！你不是在後院的嗎？

冬：咱家一滿只有那兩畝水地，這一下子給她全端走了，剩下的那幾畝地，又遠，又都是些壞的，

別人到底還過不過呢？

鳳：大哥，你做務地是個全把式，你二兄弟就不如你呀！他要不分些好地，怎麼能打糧食呢？

冬：人不養地，地不養人。誰叫他不勤彈，光想發懶呢！

鳳：他在村裏辦工作呀！你們總說他懶。

冬：我不管，我這得找上大舅說清楚，要不好地都給你，叫我們日後省屈，可辦不到。（返身出門）

鳳：我也找大舅說說去，我也有我的難處（出門）。

（對白）（左屋孩子哭）

妻：荷寶家的，荷寶家的，孩子哭了。（見叫不住）唉！孩子都不管了。

妻：（進左屋，把孩子抱出，自言自語。）三個孩子都是自己的肉，家裏的地要多分一些，他們就

不省屈了。

福：（上）娘！

妻：要分家了，你有啥說呢？

福：我沒啥說的，這把鑰匙你帶着吧！

妻：你拿着一樣。

福：不，娘！我拿着旁人要眼紅，看不過去。

妻：誰眼紅？

福：他剛才叫我到後院去，就問我要鑰匙，一定要把後院門打開，拿出一點糧食來。

妻：誰？

福：冬寶。

妻：你給他了沒有？

福：沒有，他就狠狠的打了我一巴掌，到前頭來了。

妻：冬寶的眼，比他兩個兄弟還小，荷寶雖說懶，倒是不小氣。

福：唉！這個家真分不得。

妻：可不，寫了一根針沒分到，大家夥就能把頭都打破。

福：大舅說的真對，要是不分家，有了難處，把心放公平，就能把災荒熬過去，分了家，還是一樣沒

辦法。

妻：孩子，我早就說過，一家人在一起要比分開強，在一起就啥都要興旺哩！

春：（從門外上）

妻：你大舅呢？

春：在跟大哥二哥說話哪！

妻：你二哥回來了？

春：回來了。娘！把院子收拾一下，大舅說要在這裏開會了。

妻：開會？

春：大舅說不分家了。

妻：不分了？

春：還沒有說定，他說開會時，讓大家提出意見看怎麼辦！

福：老三，那你願意分不？

齊：只要爹以後能讓我說話，不要把旁人做下的壞事都推到我頭上，我與不分家了。

（喜枝捧着碗，也從門外上。）

喜：爹！爹！你們在院子裏等着，說開會了。

妻：爹！爹！

（張來旺與大舅、冬寶、荷寶、鳳娥自外上。）

男：（邊走邊說）冬寶，荷寶，你們聽了我的話有啥意見呢？

荷：大舅！你說的都是爲我們好，我自然聽你的了。真是分了家，各人還是沒辦法，不如大家不分。

，團結起來，力量要大些。

男：老大呢！你以爲怎麼樣？

冬：我，我，唉！我也說不成個啥？

男：來旺哥！人數齊了，就開會吧！

旺：開吧！

男：你是當家的，該先說話。

旺：我沒啥說的，還是叫大家先說好了。

男：我剛才跟你說的那些話，你就給大家講講就行了。

旺：唉！你能說會道，你替我說了吧！

男：不要緊，你說吧！都是一家人怕個啥呢？

旺：好！我就說（咳嗽、吐痰。）我們來商量一下，我們這個家到底還是分不好。要是分呢！咱們

就分，要是不分呢，就商量下不分的辦法，其旁也沒啥了。（停了停，他大舅！我照

着這樣說沒錯吧！

舅：說的好！說的好！只是你還沒有檢討自己呢！

旺：（連忙對大家）我以前只顧我說話，不聽你們說話。今天你們對我有啥意見，就統統表出來好了。

。（對大舅）沒事了把！

舅：還有，你對大家有啥意見呢？

旺：對！對！你們大家也想一想，那個人有那些地方沒有搞良心的，這也要說出來（對舅）不行，他

大舅！我是個直舌頭，說話不會打彎，還是你說說吧！

春：對！大舅說一說吧！

舅：好！我來說一說。我剛才跟你爹商量了一下，我覺得這個家是不分的好，常言道：「三人一條心，黃土也能變成金。」大家在一起，力量總是要大一些的。你們要是分了家，一人一灶的，就是燒柴火也得多燒些。照眼前遭災荒來看，是不能好好熬過去的。我說要是不分家，大家掏出良心來幹生活，我保險你們不會餓肚子的；早先家裏搞不好，到底爲了啥，今天可要找個原因來，大家有話說在明處，對旁人有啥意見，都可以說出來。就是你爹有啥不對，也要說出來。自己有什么錯不說？那也不對。好了，你們提意見吧！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都不說話。）

舅：（停了一會）你們說話呀！（對冬）冬！你先說說吧！

冬：（我摸不清是癩哈勁道，我沒有啥說。）

旺：（又發了火）不行！冬寶。我看你在平時，就有一肚子話，你就是不說。「好漢不打妻，好狗不咬雞。」你有啥話，就趁這會說出來，不要回家去，打老婆出氣。

舅：冬寶，有啥就說吧！

冬：（不急不慢的）我沒啥，我說不出來。

旺：您今天不說也得說，天生就是個半吊子，連一點痛快勁都沒有。
冬：我也摸不清是個啥勁道。

旺：（跳起來）你裝蒜。

舅：好了，好了，來旺哥。他不說，讓旁人先說好了，誰說話？（大家沉默）

舅：孩子們！你們要得給俺爹想想，俺爹這份家業來得也不容易，他給人家當了十五年的長工，你娘給人家奶孩子，才把家弄得像這個樣。你們再想想，要是分開了，一點好處也沒有，別三心二意了（對春）。春實！你剛才不是有話說嗎？

春：好！你叫我說我就說，我對爹有個意見。

舅：孩子！你停下，我說你是青年，就得起個模範作用。先得檢討下自己，然後再對旁人提意見。

春：我……。

舅：健想想，你有啥對不起你爹的地方？

春：我沒有。

舅：可得說良心話呀？不說良心話，就是落後份子。

春：好！大舅，我說句良心話。這些日子我看旁人幹生活不吃緊。我就想：別人圖快活，游手好閒多自在呢！我也犯不着這麼死受活受的，以後我就推一下動一下子，故意跟爹生氣。這個錯誤我現在檢討出來了，以後一定要改。

舅：好啊！這才對呢。

37

春：我對爹有個意見。今天早上那把鑰頭明明不是我弄壞的，他也不問明白，就沒頭沒腦的撻了我一頓，他連一句話也不讓我說。

旺：那，那把新鑰頭到底是誰使壞的呢？

舅：來旺哥，你忍一忍，讓他說下去。（旺坐下）春寶，你還有沒有？

春：沒啦！

舅：好，春寶，到底是青年人有胆量敢說話，還有誰說話？

喜：大舅，我也說說，那把鐵頭是……

荷：（向喜枝奔去）小鬚子，你再說是我，我就揍死你。

舅：（拉開荷）荷寶，你這是幹啥呢？這是開會，也沒有叫你來鬥氣呀！虧你還是村上幹部呢！真是一點道理都不懂（對喜）你說下去。

喜：（哭）我不說了。

舅：不要哭，孩子，你有啥說出來，舅舅給你作主，他們不敢把你怎麼樣。

妻：春寶家的，不要哭了，說吧！

福：春舅舅給你作主，你就說好了，那把新鐵頭，到底是誰使壞的。

喜：（擦擦眼淚）好！我說？那新鐵頭，是二嫂借給她娘家兄弟使壞的，我親眼見來。

春：啥？是二嫂娘家兄弟使壞的。二嫂，你說。

鳳：放她娘的屁！她活見鬼，真會紅嘴白牙的冤枉好人。

春：二嫂！你有意見就說，不能罵人呀！

鳳：老三，你護着俺媳婦，我也不怕。

舅：大家聽我說，不要吵嚷，讓春寶家的說下去。

喜：我以前做鞋，使壞了二嫂子一把針錐，我怕爹知道了罵我，二嫂又逼着學我賠，我沒法，就偷了一碗炒麵，換了一把針錐賠了她，偷炒麵是二嫂給我出的主意，我怕她說出來，我還把我媳婦給我的那一小塊紅布，給她孩子做了一雙鞋，還給她洗了兩件衣服。

鳳：喜枝！你把舌頭根嚼爛了，也沒人信你的。

舅：（向大家）春寶家的有沒有給荷寶家的孩子做過鞋呀！

藕：做過，孩子現在穿的這雙老虎鞋就是。

旺：他大舅，唉！你真行，這些事我一點也不知道。

舅：不！讓春寶家的還接着說下去（對喜）你還有啥說的沒有了？

喜：我偷的紅羅荷條，也是二嫂教我的。我原想買架紡花車學紡花，我沒錢。向爹要爹一定不待理。

二嫂就給我說，先偷些紅羅荷條，去找張木匠，先讓他做一架車子，以後紡花賺下錢再還他。

舅：還有說的嗎？

喜：沒有了。

舅：你對你公公有啥意見？

喜：（看了看來旺，低下頭。）

舅：說吧！不礙事。

喜：就是他好罵人，我有啥話，都不敢跟他說，其旁我也沒啥了，只是我說了好幾次，叫他給我做件

衣服，他也是不待理。

荷：大舅，我的意見叫這個臭娘們（指鳳娥）也說說，我早先還不知道她有這麼壞，把家挑得這樣糟。

舅：不，依我看，你早起個模範作用吧，把你那不對處也說一說。

荷：大舅，我知道我真不好，我有時愛聽老婆的話。就拿今天早上的事情說，我聽了她的挑撥，我就

找上老三家的去出氣，我承認這個錯誤。

舅：沒有啦？

荷：其旁，我也沒意見了，看大家的吧！

旺：荷實，慘呀！你就一點也不肯說你不對的地方。

荷：爹！你說出來，是錯我就承認。

旺：你叫你的兩個弟兄說吧！我以前說的太多了。

春：對啦！我二哥就是不願參加生產，一天到晚圖快活吃現成，我就是這個意見。

荷：（對冬實）大哥！你對我呢？

冬：我也說不出個啥勁道，就那吧！

福：老二！我要說你一點不對，你有時懶得連担水都不願意担。

荷：老三家的，今天早上我對你太冒失了，你一要記在心上，你對我有啥呢？你也說說。

喜：你在村上工作辦得好是好，就是脾氣賴些不，

荷：媽！你呢？

妻：我沒有啥，叫大家說吧！

荷：好了，你們對我還有啥意見沒有啦？

春：沒有了，你自己說吧！

荷：你們對我提的意見，我都接受，以後我當然要改，就是你們也要照顧我的難處。我在村裏當

兵班長，有時就忙一些，家裏的事就顧不過來。

福：再忙，一挑水都沒有功夫來担？

荷：挑水是可以挑的，就是一個當幹部的担着水桶在路上走，別人看見了，我總覺得人家要笑話。

舅：誰笑話？

荷：我也說不上，就是有時我那樣想。

舅：荷實！你在村裏工作好是好，可是你寧願化了。你一天到晚光想吃好，穿好不動彈，這是落後的

表現。就拿在咱村工作的郭同志來說吧！他辦起公事來要比你強一百倍。人家爲啥還種地生產呢？你挑挑水，人家倒會笑話你，你又不是偷人搶人，正正經經的幹生活誰能笑話你。

荷：對！大舅，你的意見我接受。以後我挑挑水還是可以辦得到的。

舅：挑挑水還不算，你還得好好的狼受才行。種地，是莊稼人的根本。人家八路軍現在都還自己生產呢！你當了民兵班長，就灑墜不上地了。

旺：他大舅說的真對。

荷：爹！你們就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忙得很，不是我不願意上地。

舅：你有啥忙呢？我看你是亂忙一氣。

荷：大舅！你這話怎講？

舅：你今天就不該上山去打狼，就該上地裏狼受才行。

荷：狼吃了合作社的豬，民兵不能不管賬呀！

舅：那是合作社經營的不好，跟你們民兵沒關係。

荷：大舅！那你說我這個民兵該怎麼辦？

舅：你不要以爲我這個農會幹部，不懂民兵的事，你來考我一下。我跟你說吧！民兵的事我也懂一些。

○民兵辦的事是平時要到地裏去受，多加生產，在掃蕩來時，就擔任殺敵、保衛家鄉的任務，你

說你上山去打狼是任務的那一條？

旺：他大舅！他這幾天索性連睡也不回來睡了。

荷：（急忙）爹！那是上級叫集體睡覺的。

舅：這幾天沒有戰爭，集體睡覺幹啥？

荷：我也不知道上級的意恩。

舅：荷寶！你是不是在外邊遞破鞋了？

荷：我沒有，我真沒有。

舅：那沒有戰爭！你爲啥不回來睡覺呢？

荷：我不是說了嗎！上級叫集體睡覺，集體睡覺的。

春：大舅！我二舅不坦白，他早就跟李二禿子的老婆勾搭上了，他還當人不知道呢！

荷：我沒有。大舅！你别聽他胡說。

舅：荷寶！你不要不認賬了。我們村裏的民兵像你這樣的人也有兩三個，他們常在沒戰爭時，也拿集體睡覺做幌子去遞破鞋的。

荷：我，我……

舅：荷寶！你在村裏工作是有能力的，上次掃蕩你打死一個日本官，咱們一區那個不知道呢！可是你

呀，你從那回起就自高自大起來了。整天串游，不想動彈，忘記了自己是個幹啥的了。你想想，

這多麼不好呀！這是忘了根本呢！你要是能正經幹生活，又能作戰勇敢，你在咱們區，就數第一

模範民兵了。

荷：大舅！我，我……

舅：不要緊，過去做錯了，以後正經幹就行了。

荷：好！大舅。你以後看着吧！我要不好好幹，就沒臉再見你了，就是有一樣，我爹腦筋也該開通開

通才好。有時我明辦的是正經公事，他也罵我，說我吃自家糧食，辦公家事。你們想，搞工作

是大家的責任呀！說這樣自私自利的話，多糊塗哩！

旺：你只要幹生活，你以後再幹啥工作，我都不罵你。

舅：荷寶！你也不要忘了上級再三提出過的，打仗是模範，平時生產也要是模範，這才能算是真正的好

民兵呢！兩頭只抓到一頭，都是不對的。再說，你爹都給你提出保證了，你還能不好好的幹嗎？荷：大舅，人家待我一尺，我還人家一丈，我以後不好好幹，我就不是人，年青小夥子，說話算數。

舅：好！好！以後我看你的轉變吧！到底是當幹部的，心眼就是要開通些。好了，你們還有啥意見沒有啦！

隔：大舅，我不會說話，看看大家對我有啥說的沒有？旺：他大舅！我有一句說一句，我這個大兒媳婦倒是個「做在人前，吃在人後」的好媳婦，沒啥說的。

春：對啦！大舅，咱們家就數大嫂好。

喜：大舅。我大嫂她有時幹了一天生活，有時吃的都讓別人搶去了，自己都吃不上。

荷：大嫂就是好人，就是有一樣不好，有時她自己吃了虧也不嗾氣，我認爲以後應該提出來，反正以後家裏啥事都要公平辦，誰也不能吃虧，誰也不能佔便宜。大舅！我看還是讓她（指鳳娥）說說。

舅：荷寶家的，你有啥說沒有？

鳳：我沒有啥說的。

春：你當真一點錯處都沒有嗎？

鳳：我沒有錯處。

荷：放你娘的屁！你挑撥家裏不和，你——

舅：荷寶！你不要火，慢慢來，慢慢來。

荷：（向大家）好了，今天咱們家裏個個都是一律平等，你們對她（指鳳）有啥，都盡量提吧！鳳：你們不要提，我從來沒做過一件錯事，沒憑沒據的說空話也不行。

荷：你不要囉嗦，剛才若三家脫的就是憑就是據。

鳳：（對鳳）家裏的飯纔不夠吃，就是你死搶活搶的。家裏的生活你一點也不管，燒飯、搖帳，就全憑大嫂和我家裏的。

喜：大舅！我對二嫂還有個意見，她總是偷東西到她娘家去。年時冬天，她偷了兩升坊糴，早幾天又偷了五個雞蛋。

鳳：大舅！我對鳳娥也有個意見。她雖然有個小孩子，就是有時太說不過去了。上次分給三雙軍鞋，她連一雙幫子也不捐，她還在家裏使心眼，挑撥大家不和氣。還有一件事，我這可要疑心在鳳娥的身上了。剛才爹同大舅在這裏，拿那把白瓷壺喝水的，沒轉身的功夫，那茶壺就不見了，說不定是她拿的。

鳳：大嫂！你是一家裏的好人，連你也不掏良心嗎？

妻：那把白瓷壺我可見了。

荷：在那裏？

妻：在你的屋裏，我剛才進去抱孩子，看見放在被窩裏呢！

荷：我去看看去（進屋，一會拿白瓷壺出），就是，就是在這裏，二嫂！你還不認賬嗎？

鳳：這就不是我拿的。

荷：不是你是誰？

鳳：說不定老三放在我屋裏的。

荷：放你娘的屁！你還想害人啊！（一拳打過去）

鳳：嗚？你打人啊！（乘勢坐在地上，哭鬧起來。）好！你們打吧！你們罵吧！我，我不想過了呀！荷：你再嘮嘮看。

舅：荷寶！你住手，下次可不許這樣子。

鳳：（哭嚷）我的娘呀！我不想過了呀！

舅：荷寶家！你聽我說。

鳳：你們都罵我，都打我，我有那點錯呀！我的娘呀！（大哭起來）

舅：荷寶家！你不聽我說，我就不管你了。

春：她再哭喊，就把她拉到村公所門門去，把婦救會全找上。

荷：（拉起鳳）走！到村公所去。

鳳：（止哭）我，我不去！

春：不去不行。

鳳：（向舅）大舅！你給我拿個主意吧！

舅：（向鳳）你呀！你的錯誤早就擺在眼前，又有了證據，你還有啥說的？

鳳：大舅！那我就認錯吧！

春：你說，你老往你娘家偷東西對不對？

鳳：（不語）

春：你不說，咱們就到村公所去。

鳳：這是我不對。

荷：你挑撥家裏的不和呢？

鳳：我下回改。

喜：那你不幹生活呢？

鳳：（看了喜一眼，低頭不語。）

荷：說呀！

鳳：這我以後也改。

舅：好哇！只要認錯就行了（對大家）會開到現在，大家還有啥意見沒有？

春：沒有了。

旺：他大舅！你算能行，我家裏幾十年的老賬。你一天就能弄清楚了。唉！早上，我還是糊塗，有些事我還不知道呢？

舅：來旺哥！你對大家有啥說的嗎？

旺：我沒有，我心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痛快過，家裏的這些事，都是我不好。我不讓大家說話。大家就悶在心裏說不出來才鬧毛病。唉！剛才我還覺着，我是做在人前，歇在人後，不肯認自己有錯誤。這下子我可鬧清楚了，以前我不肯聽大家的話，只許我自己說話，不讓大家說話的錯誤可真不小啊！

舅：就是麼！來旺哥。政府給老百姓民主，國家才能辦好；你是個當家的，要是給兒子媳婦民主，他的家也才能弄好。

旺：唉！我今天真開心。他大舅，你真能幹。你幹了這兩年農會可沒白幹，我以後也要好好的學你在村裏工作。

舅：（對大家）那麼你們大家明白了嗎？你們家裏搞不好，不一定要分家的。以後只要大家在一塊，要像你爹、你大哥的那樣能受，是很容易弄興旺的。要是各人有私心眼，不肯好好的幹生活，這種災荒年頭，分了家有啥辦法呢？大家好好的思量思量，你們到底分不分家呢？

大家：不分了，不分了。

舅：現在又一樣事來了，你爹剛才跟我說了，這會難收麥子也還有三個月，去年荒年沒收下，眼看再

隔六七天就沒吃的了，你們怎麼辦呢？

（大家低下頭，鼻推推旺。）

旺：（會意）那我先說一下怎麼幹，我跟爹實專門作務自家的地，要多加糞加工，保證今年打三十石糧食，還要參加村裏的互助組。容寶趕牲口給公家運糧食，賣半晌，騰錢騰糧食回來糊口，闖下工夫幫我上地忙。

容：行！我保證幹的了。

荷：爹！爲啥不數上我呢？

舅：荷寶！我剛才跟你爹商量了，家裏的地兩個半人够種了。你最好把民兵們組織起互助組，上山去

開荒，開完荒，我再給你找上半個短工做做行不行？

荷：對！就這麼幹。昨天民兵隊長還說要組織開荒，正好碰對了。

旺：還有，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咱們家的婦女沒事幹，都上地拾野菜來渡荒，以後吃糧食可不要再

像以前那樣糟塌就好下。

福：爹！我有一個意見。我們婦救會昨天開會，說叫紡花。我有一架舊車子，棉褲一疋，保證以後拿

了拾野菜，一個月還要紡五斤花，織二斤布，來補貼家用。

喜：爹！我也要紡花。我也保證一個月紡五斤花，來補貼家用，只是我沒紡花車，這個困難我沒法解決。

旺：好！只要你肯學，我給你買一架，荷寶家的，你哪？

福：我也一個月紡五斤花。

旺：不！你有小孩要少紡一些才好。

旺：你少一點吧！三斤就成了。

男：我還要擇一句，你們三個婦女都納花了，得選個組長才好。
喜：就是大嫂吧！

大家：對！對！就是她當組長吧！

旺：姪了，今年我們熬過災荒的辦法就說在這裏，還有一些旁的事，回頭我再跟你大舅商量，以後大家只要一條心，黃土也能變成金子的。

妻：說來說去你們都有事幹，我這個老婆子可幹些啥呢？

男：大姐！你還是抱你的小孩子吧！（大家笑起來）（對大家）你們對你爹剛才說的熬災荒的辦法，有信心沒有啊！

荷、春等：有！當然有了。

男：冬寶！爲啥你總不開口啊？

冬：我也說不出個啥勁道來，剛才大家都把我心裏的話都給說出來了。大舅！我們家真的不分了嗎？

男：不分了。

冬：不分了，那我這個東西也不要了。

男：啥東西？

冬：是窩養活的一隻（說着從懷裏提出一隻肥胖的大母雞）雞。

（幕閉）

第三幕

幕開：院子裏樹上長滿綠葉，矮牆上爬着肥壯的瓜藤。喜枝穿着一件新做的衣服，坐在紡車前紡花，車子上掛着一個識字牌，那上面寫着「二八分紅」四個字。

喜：（唱仿左權將軍小調）（1）涉縣有個孟祥英，為人真能幹，生產勞動積極，是個好模範。（2）

（領導全村婦救會，這事不平常，紡花織布多賣力，生活得改善。）

福：（拿着棉花從門外入，給了喜一捲。）給你花。

喜：上回合作社主任給我稱脫了一兩，你跟他說了嗎？

福：給你補上了。（也坐到自己車子跟前去紡花）

喜：（停了一會）大嫂：你這遭去合作社送線子，算了賬沒有？

福：算了。

喜：我這回紡了多少？

福：多是數你多了，你紡了八斤四兩。

喜：你呢？

福：我沒有你多，只紡了七斤二兩。

喜：噢呀！這一個月紡了八斤四兩，比上一個月又多紡了——（停）多紡了十二兩，大嫂

你給我算算，除了我交給爹的，我能淨多少紅利呀！

福：等爹回來再給你算吧。喜枝！合作社主任可給你提出意見了。

喜：啥意見？

福：他說你只顧紡的快，出活多，就不顧好壞了。說你紡的線子，一次不如一次好。

喜：討厭！他專門挑我錯！

福：你可別不滿意，說實話，咱們給公家紡線，不光是爲了圖賺錢，還要老老實實的把生活搞好才行。

（合作社主任提的意見，你就該接受才對。）

喜：二嫂紡的比我壞，那主任爲啥不給她提意見呢？兩隻眼睛光瞅着我，他就不瞅瞅別人家。

福：喜枝！臉光會向落後的看齊。

喜：放心，我才不會咧！

福：這遭合作社主任沒給亂織花，說叫她到合作社去，要跟地親自談一下咧，要是她不改，還勸的那樣精細，主任說，以就不發花給她了。

鳳：（從廚房裏端出一碗湯上）大嫂！你到合作社聽去了這麼半天呢？

福：唉！我才打合作社領花出來，就給東頭老劉家拉去勸架了。

鳳：啥？老劉家媳婦又吵架了？

福：可不，上回青兒打算給小胖孩做雙花鞋，過端午，她就染了些紅線、綠線，晒在院子裏，吃罷晌午飯，就沒了一摺紅線，一摺綠線。可是那會誰也沒上她們院裏去，青兒就去問她兄弟媳婦四巧，四巧不承認，爲這事倆個人就吵了起來。

喜：這回還是爲這件事？

福：唔！今天青兒看見四巧給她閨女小娥也做了一雙花鞋。青兒見了就問四巧啥時候買的紅線，四巧說是她姐姐三巧給的，青兒認出來那就是她自己染的線，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又鬧翻了，老劉家勸也勸不住，就挂上拐杖來把我拉去說和了。

鳳：趕後來呢？

福：我就去問三巧，三巧說，沒有給四巧錢，四巧沒話說了，這才承認是偷了青兒的錢，青兒也說自己的脾氣不好，不該罵四巧「三隻手」，「小偷」。

鳳：（笑）大嫂！打你當上這婦救會委員，村上大門小戶，打架吵嘴的事都來找你了，也不知道她們爲啥這樣眼皮淺心眼小呢？

喜：二嫂！你不要管人家的事了，大嫂這回沒給你領上花。

福：對啦！合作社主任叫你去一趟，他對你有話說呢！

鳳：真是麻煩，家裏事情一大堆，那裏得空呢！叫你順手帶個來有多好。

福：老二的病今天可好一些了？

鳳：昨天爹給他弄了一付藥吃下去，今天算好住了沒有來。

福：還得小心調養，吃多了一點，穿少了一點，這擺子又會犯的。

鳳：可不？我把這藥送給他吃去（入左屋又出來）。唉！病人到那裏去了？

福：是不是上毛廁去了？

鳳：老三家，你見來沒有？

喜：我在這裏好一陣子了，我沒有見。

鳳：怪了，這個病人到那裏去了呢，藥熬好了，要等他喝呢！

福：說不定今天好了些，五六天沒出門，心裏悶的慌，出去散心了，老二真是急毛猴，病一好了，就想到外邊去走動。

鳳：那這藥……

福：放下吧！等他回來再喝也不遲。

鳳：（放下碗）大嫂！合作社主任叫我去幹啥呢！你知道嗎？

福：聽他口氣，嫌你的綫子紡得不太好。

鳳：哼！我就是這個材料，還有啥好賴呢，他專門挑人家的毛病，就不想讓我還是生手，怎麼能紡得出好綫子來呢！

福：唉！鳳娥，紡花這件事也沒啥花巧，巧四兩，拙半斤，只要稍用點心就紡出好綫子來的。

鳳：我這手就是笨，怎麼也紡不好。

福：不要緊，你先到合作社去吧！要好好的一下，千萬不要使性子，等拿回花來，我再下功夫教你。

鳳：行了，那我就去吧！等他回來叫他喝藥。（下）

喜：（幸災樂禍）大嫂！這回她去合作社，合作社主任一定要給她難看了。

福：老三家的，可不要這麼小心眼，我們得多幫助她點才行，你二嫂心眼倒是很靈巧的。

喜：就是手笨做不出好生活來。

福：你不要笑話她，說實話，喜枝，你二嫂在這兩三個月裏有些轉變了。

喜：進步就居不大呢！

福：慢慢來呀，大舅不是常說嗎，要得耐心說服教育呢！

喜：（春寶攪着一袋糧食上）

春：大嫂！你去把牲口牽去飲飲吧，多給牠拌點料。

福：怎麼你送阿回來了？

春：（春寶攪着一袋糧食上）

福：這就是賺回的糧食。

春：這回送阿回走了上幾天，除了一個人兩個牲口的吃喝，一滿只賺了這三斗玉菱。

福：（給春）個小橙！你歇歇吧，我去看牲口去。（下）

喜：（倒來一碗水）你喝了吧！

春：（接過碗，打趣她。）嘿！新衣服可倒身上了，轉過來我看看。

喜：（羞慚）你真沒見過稀罕的？

春：這衣服啥時候做的？

喜：上兩個月我不是一滿紡了十三斤花，又不是給合作社捐過幾次糧嗎？爹說我賺下不少錢，他就給我扯下布，叫娘親手給我縫的，你看可以不不可以。

春：我不知別人看着怎麼樣，我看着就是不錯。

喜：（又羞羞的轉過身去）不跟你說了。

春：喂！你以後幹生活可得加油才行哩！

喜：我可不是加油了嘛，這個月我又比上個月多紡了十幾兩綫子（想了起來），我給你說一件好事，你聽了心裏一定高興。

春：啥事呀！

喜：你這次出去送腳，早幾天家裏又開了一次會，爹說我們以後也實行，也實行（想），也實行（想），我也說不上來了。

春：唉！真散興，你怎麼給忘了呢？

喜：急啥呢！我給你看看就是了（取下紡車上識字牌），你念念，就實行這。

春：識字牌是你念的，你怎麼叫我念呢？

喜：我告訴你吧。爹說呀，咱家就是要實行（唸牌）二——八——分紅呢，他說這個好處可大呢！顯了公家又顧了自己，人人都能賺錢，如今軍隊實行，我們家也實行，你曉得這二八分紅是啥？

春：我可不知道。

喜：你瞧你落後勁有多大，連這個道理也不懂，我告訴你好不好！

春：我可不要你賣乖，圓頭問爹就清楚。

喜：你不要我告訴就算。哼！出去十來天，回家來就變得自高自大了。

春：好！好！我跟你開玩笑呢，你說吧！

喜：（笑）我不說了。

春：我問你，爹打那兒學會這個好辦法的？

喜：打軍隊上學來的。大舅說他就沒想到這二八分紅，倒是給爹先想出來了。大舅還說他家也實行這個辦法呢？

春：咱爹可就是，越來越有辦法了，我真聽他的意。二八分紅到底是啥呢？我真一點也不知道。

喜：瞧你真糊塗，二八分紅就是誰超過了生產計劃，公家得二成，自家得八成，就是這個意思。

鳳：（拿棉花上）老三，你回來了？

春：回來了。二嫂：我二哥病好了嗎？

鳳：今天可沒有來，要是再隔過明天，那這病就沒事了。（向喜）他回來喝藥了嗎？

喜：沒有。

春：誰？

鳳：等着你二哥喝藥呢，不知道他又游到那裏去了。

春：我找他去。

鳳：你該歇歇了，在外邊跑了十來天。

春：沒事（下）。

喜：二嫂！合作社主任找你幹啥呢？

鳳：沒啥事，他說叫我跟他大嫂多學紡花，要紡得好些，哼！賺兩個錢真不容易，今天挨批評，明天挨批評的，下次再這個樣子，我就拍拍手不幹了。

喜：（自外上）鳳娥！喜枝！村上來要軍鞋了，你們拿來給我吧！

鳳：早就現了（入左屋）。

喜：大嫂！她打合作社回來可不高興呢，一定是受批評了。

福：唉呀！別噎嚥了，你去拿鞋墊，順便把我的那雙也帶下來。

（喜入後院）

妻：（抱着孩子，一手提着小南瓜上。）春寶回來了？

福：回來了。娘！你手裏是啥？

妻：一個南瓜。

福：真稀罕，麥子還沒割，那裏就下來南瓜呢？

妻：是早先那個在我們家住的軍隊老王從東邊帶來的。

福：三連老王上來啦。

妻：唔，在村長家裏坐呢，他說東邊麥子早割完了，這南瓜是他們自己種的。

福：媽！人家軍隊自己也種地，長的莊稼比我們老莊戶的還強呢！

妻：就是，我打小就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軍隊，一個個能打仗，又都是種地的好把式。

鳳：大嫂！給你軍鞋。

福：老二家的，你怎麼把軍鞋做的這樣糟呀！

鳳：唉！反正給軍隊做的生活，又不是自己穿，馬馬虎虎湊湊乎就算完啦！

喜：大嫂！給你鞋，這雙是你做的。

鳳：（接過福做的那雙）喲！大嫂！你真下功夫，這個底綑的像鐵板一樣硬，連彎都彎不過來。

福：你看你那做的真不像話，交上去一定得受批評。

鳳：算了，做好做壞反正不沾光，再說又分不了紅呀！

福：你怎麼說這樣話呢，人家軍隊一天到晚上西下東忙著打仗，還不是爲了咱老百姓嗎？早三個月開飢荒，還不是虧了人家軍隊借給咱家二斗小米呀，人家處處爲了咱，咱們給人家做雙鞋都不下勁。

鳳：扯淡，我生來就不是伺候人的（見了南瓜）娘！這南瓜是誰的，我拿去給病人做口湯吧！

妻：行，你拿去吧！

鳳：麥子還沒有割下來，南瓜都下來了，真稀罕。

福：這是軍隊的南瓜。

鳳：我不管是誰的，娘答應給了我。（拿南瓜入左屋）

福：唉！給軍隊做鞋不下功夫，拿軍隊東西倒是手快，這樣糟的鞋一個月得穿上十雙。

妻：不用說了，下次叫她做壯點就行了。

喜：下次做也是一樣，老毛病改不了啦！

福：（入左屋從裏面拿出另一雙鞋來）娘！我把爹的這雙拿去先交了吧！

妻：咱家這回不是一滿派了三雙嗎？

福：（把鳳娥的那一雙檢出來）老二家的這雙留着給冬寶穿吧，人家軍隊整天爬山樑子，纏得雙腿結實的。

喜：你把爹這雙交了，爹穿啥呢？

福：等兩天我再給爹另做一雙。

喜：你的生活那樣緊，那裏得空呀！

福：不要緊，我忙過來了。

妻：哦！冬寶家的，我却忘記跟你說了，隔壁二閘女打婆家回來了，她想找個人學紡花，你們倆個人

「那個有功夫去教教人家吧！」

「媽：老人家，你去吧！今天輪我做飯，我騰不出空來。」

「喜：（坐在自己紡花車跟前）我不去，教了人家反誤了自己的生活，可不合算。」

「媽：好，我去教吧！」

「妻：那誰做飯呢？」

「媽：做飯還得一會，等教了她再回來做還不遲。」

「喜：大嫂，你順便把軍鞋交了吧，生活這樣吃緊，待會誰還有功夫縫去呢！」

（福拿鞋下）

「妻：說來說去還是數你大嫂厚道，（向左屋）荷實家，孩子睡了，抱到廳裏去吧！（鳳抱孩入屋）

「喜：娘！他送脚回來了。」

「妻：春寶回來了，人呢？」

「喜：找二哥去了，二哥連子剛止住，就出去串游了。」

「鳳：（從屋內拿出花）娘！你沒有事幫我搓花吧！」

「妻：行！」

「喜：娘！你也幫我搓吧！」

「妻：好，你們都放下，讓我慢慢搓把，反正大家都勤勞了，我一個人閒着也沒有啥意思。（坐下搓花）

（花）

（這時來旺扛着鋤頭與冬寶上）

「旺：是不是春寶回來了？（冬入廚房）

「妻：他回來了。老漢！天還沒晌午呢！你早早回來幹啥？」

旺：來了軍隊，村裏要開大會商量搶割麥子的事。聽說區上來了情報，說砲樓裏敵人增加了，說不定那會會出來搶呢。

（冬端水上，給來旺一碗。）

妻：對啦，老漢，這回開來的軍隊，還是老王那一個連，他還給咱們帶來一個南瓜呢真稀罕。

旺：就是，我剛才見着老王了，（對妻）我跟你說呀！

妻：啥？

旺：今天不是冬寶的生日嗎？咱午做一頓擀麵吃吧！把你的雞蛋拿出十來個炒一炒，順便請一請隊伍上的老王。

妻：就是，人家以前幫了咱們不少忙，來咱家這裏一次，倒還不大容易呢！

旺：家裏空室清野弄好沒有？

妻：弄好了。

旺：春寶家，你到後牆看看去，沒有收拾好的東西都藏起來，免得鬼子一出來就手忙腳亂了。

（喜向後院下）

妻：對啦，荷寶家，孩子睡下了，你去把外院大竈收拾出來吧。大竈裏的炕席壞了，把我屋裏的新炕席拿去鋪上，說不定軍隊要來住呢。

鳳：人家村上還沒有發話呢，等村上有了話再收拾也不晚。

妻：隊伍來了，還能不住屋子，爲啥等人家挨門出告示呢。

鳳：對，那就收拾吧！（自正屋拿新席向大門外院下）

旺：冬寶，今天咱村開羣衆大會，我們這個互助組也得開一個會，商量商量怎麼個割麥子，你有啥意見沒有？

冬：我也說不上個啥勁道。爹！我看這個收麥子可不能像上回拔苗一樣了，那一會拔苗你就是拔人家的拔，到末了才來拔人家的。

旺：那不行。

冬：你總是這樣子，爲啥不行呢，互助組是你領導的，你就作不得主呀！

旺：這……

冬：對了，這一回割麥子可不能跟拔苗的時候比了，如今據點裏敵人增加了，我們先割完了，管他敵人來搶不來搶呢，先割回來可完了一件大心思。

旺：你們怎麼還是那樣糊塗呢！

冬：爹！你才是糊塗呢！你想想，年時個荒年沒收下，今年眼看到了手，白白的讓人搶去了，那才叫興呢！

旺：不行，我看還是要先檢別人家的割，再來割自家的。

冬：敵人來搶可不得了啊，我真摸不清你是啥勁道。

旺：不要緊，如今有了互助組，人多手腳快，大家在一起不管你家我家一會就割完了。

冬：敵人，敵人會出來搶的。

旺：（急了）軍隊，軍隊開來了，你還怕個啥？

冬：哼！我真摸不清你是啥勁道，反正自家先割回來，自家心裏就安下來了。

旺：冬寶！你可不要只給自家打算，我們是互助組組長，得起模範作用呀！

冬：就是嘛，我們是組長，我們就能做得主，先檢自家割哪。

旺：唉！你這個人真不知道東西南北，我們是當幹部的，得處處領頭往好處作呀。一步兩腳印，先把自己的腳根站穩，以後咱說話別人才聽，要不啥事都先顧自己，這個互助組就永遠也搞不

好。

冬：上回拔苗檢別人家先拔，這回割麥先檢我們割，也是公平互助呀。

（鳳上坐在左屋門前紡花）

旺：我跟你說話總得氣一身臭汗，咱們自己先血一點汗一點給人家收好了，別人心裏才痛快，他們在組裏幹得才帶勁，照你那樣自私自利，咱這個互助組早就完他娘的蛋了。

冬：反正有了你說的，就沒別人說的。

旺：你這是啥話呢，我這是給你說道理呀！我也不是不聽你說話，不與主呀！

（春寶與荷寶上，荷寶手裏拿着一個糞罐。）

春：爹！你怎麼還叫二哥去拾糞呢？

旺：我沒有讓他去呀！

妻：荷寶！你病了，在家裏躺著好啦！爲啥出去拾糞呢！

荷：不要緊，我拾拾糞還不礙事。

旺：荷寶！你病剛好，就該調養才是，誰還要你操心呀！孩子，爹再小氣，也不會糊塗得還要你去受苦呢！誰吃了五穀不生災，這是由不得人的啊！

荷：爹！你不要多心，我病好了。

旺：病好了也得在炕上躺躺，不要累着了。

荷：不行，爹！我早先成天不幹生活，倒也不想着它，後來一幹起勁來，不幹生活心裏可難受呢。你叫我在炕上躺著，我總夢見不是在倒地，就是在拔苗，今天我看見大家忙得怪起勁，我心裏真窩的慌，我這才找了個簍子去村裏拾糞。

旺：孩子，下次可不許這樣了，給街上人看見了，人家還要罵我刻薄你呢。

荷：不會的，爹！

旺：荷寶媳婦，你給他吃藥了嗎？

鳳：給他熬好了，就等著他吃呢！

荷：不，我不吃藥了，我病好了。

妻：荷寶！你要聽說哩，快吃下去吧！

旺：病好了吃下去也不妨事。

荷：好，我吃。（一口把藥喝下去）聽說來軍隊了？

旺：軍隊開來保衛我們收麥子的。

荷：是不是據點敵人增加了？

旺：可不嘛。

荷：爹呀！說不定狗日的要來搶麥子呢？

旺：也摸不準，總得防着點好。

荷：（對鳳）你給我把槍拿來擦擦，我好多天沒動過它了。

鳳：你要槍幹啥呢？

妻：孩子，病才好，不要再使槍弄棒了。

荷：不，你給我拿來。

鳳：爹！他要槍，給不給他。

旺：給他拿來吧！（鳳入左屋）

妻：你這孩子真不順人心。

旺：荷寶！這開來的隊伍，還是老王的那一個連。

荷：老王來了？可好呀，我去見見他（想走）。

旺：你敢會再去吧，急也不急在這一下。（鳳拿槍出）

荷：好！我撿了槍再去找他。

喜：（從後院上）爹，後寨收拾好了。

旺：對！收拾好就放心了。

喜：爹！這回我去發腳，出去十幾天，除去一個人塔兩個牲口的吃喝，一滿賺了三斗玉莖。（摸出一把）你看這邊看得過去不？

旺：啊！好！這玉莖算不壞。

荷：爹！我跟你說一件事。

旺：你說吧！

荷：我剛才到村上去，遇到民兵張丑，他說麥子還沒打下來，他家裏早就沒吃的了，餓着肚子也不能好生到地裏受，他要我給他生一個辦法，這幾天我病了，也沒有到他那裏走動去，我看咱家要是糧食够的話，是不是能借一些給他。

旺：張丑他是那個互助組的？

荷：就是那個民兵互助組的。

旺：行，借給他一斗玉莖够不够？

荷：够了。

旺：那你到他那裏去的時候，就給他捎去吧！

冬：爹！我真摸不清你是啥勁道，自家都還鬧飢荒呢，那裏能供給別人家呀！

妻：老漢！你別發糊塗了，麥子還沒有收下來，一家子人正張着嘴要飯吃呢，那裏能供給別人家呀！

喜：爹！這幾天野菜沒有了。
鳳：可不，棘刺菜老了，吃起來嚙子扎得真疼。
春：爹！你借給他一斗太多了，我看借給他五斗就行了。

（福從門外上）

旺：冬寶家的來得正好。我問問你，家裏東西歸你管，我們家還有多少糧食？
福：後窖裏還有三斗米，兩斗來麵，還有半羅頭紅蘿蔔條，其旁啥也沒有了。

旺：（笑起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發愁了。咱後窖裏還有那樣多糧食，再加上這兩斗玉米，門今年的災荒總算是熬過去了。張壯的糧食還借給他，只要他肯生產，我們幫人家（把子忙也不算壞事，我活五十多歲了，我從來沒有像這兩三個月過的痛快。當初大家爲了災荒，怕吃苦頭，就吵着要分家，幸虧我聽了你大舅的話沒有分成。這三個月大家團結的力量真大，每人都抱了良心，這樣才把災荒平平安安的熬過去。眼前麥子就打下了，地裏的穀子呢，種一顆出一顆，苗氣也長得不壞，只要老天爺來兩場好雨，人再勤苦些，今年秋收就有了日子過啦！

春：爹，我聽說你在隊伍裏學來了好辦法，說要實行二八分紅呢。

鳳：老三，這回開會你不在，怎麼摸到底細的呀？

福：還不是有耳報神嘛，老三家的早告訴他了，那還要問呀！

喜：大嫂，你別冤枉人，我可沒有告訴他。

春：不要害臊了，是你告訴的，就是你告訴的。漢子老婆在一起，還能不說悄悄話呀！

喜：真不害臊與，以後有吃我再不跟你說了。

福：（笑）還是老三坦白。

旺：（掏出一搭票子）說起二八分紅，我就想起了今天是四月底，再攔兩天就是端午節，剛才我在倉

作社領回紡綫子的錢來，那就給你們每個人一些零錢花花。等隔兩天我就把你大舅找來，再按二分八分紅算，（數錢）冬寶家是咱家最肯吃苦的一個，自己紡花，還領導村裏婦女教給她們紡。家裏的事也都由她管，搗碾、做飯、拾野菜她都能來，從沒有說過一句難聽話。我的意思，還回給她五十塊零錢花花，你們大家看怎麼樣？

大家：（齊看齊福花笑）

福：我受不了那麼多。

旺：拿上把！軍隊實行公私兩便，咱家也實行公私兩便，這樣大家幹起生活來才帶勁，你拿上。

福：我拿十塊吧！

冬：叫你拿住，你就拿住嘛，說啥嘴呢。

福：（接錢）

旺：還有，這兩個月，春寶幹的也不錯，費了兩晌，送了三個脚，成天東跑西跑的眞辛苦，開下來還幫我作務地，還回也給你五十塊錢，讓你過端午節多買兩塊油糕吃。

春：（接錢）

旺：三媳婦呢？

春：（推喜出）在這裏。

旺：三媳婦紡花可眞賣勁。就是有時嫌只顧做零錢的活，不賺錢的活，嫌就不想幹了。還有，她紡綫子只圖快，這兩週紡的也不大好，以後你得用點心才行。好！已經給你做新衣服了，還回給你二十塊錢花花，（喜接過錢）荷寶呀！這回你也拿四十塊錢去花花。

荷：爹！我不要，我病了這麼多天，啥生活也沒幹。

旺：那裏的話呢，你沒病以前幹的也帶勁呀！你把民兵都組織成互助組，這就是你的大功夫，咱家今

年加了五畝荒地，還不是你跟人家血一點汗一點要來的。

荷：爹！我說不要就不要，請做生活家裏那一個人都比我好。

旺：孩子，你拿住吧！

荷：我不要。

旺：叫你拿住，你別拿住嘛，你怎麼啦！

荷：拿了心裏怪難受，這次害病吃的藥，不是花了不少錢啦嗎？

妻：荷寶，你拿住吧，病好了也得花個零錢，別惹你爹生氣。

春：二哥！你拿住吧！

荷：（接錢）

冬：爹，我呢？過端午節你不給我一個錢花花。

旺：你不要急，我就來了。你呀！你養種地倒是個好把式，就是嫌自私了些，不能團結住旁人。這回割麥子，我說先檢別人的割，你硬整住勁不肯起模範作用，你說說，這好不好？也給你五十塊錢

花花。

冬：（接錢）

旺：二娘婦呢？

鳳：在。

旺：數你紡的錢子少，做的生活也少，你有一個孩子還也難怪，就是以後總得加油才好。過來，給二

十五塊錢花花吧！

鳳：（接過錢）

旺：（發完錢以後，拿起煙袋來，他爽朗的笑起來）軍隊的公私兩便真好，聽說還是毛主席生出來的

辦法呢，這辦法就是妙。

妻：老漢，你就心疼兒子媳婦了，大節下，你也不給我兩個錢花花。

旺：算了，你的牙齒也掉了，給你錢買個油糕你也咬不動。

妻：你真是個偏心眼。

春：娘！不要緊，你使我的，我給你十塊錢。

荷：我也給十塊。

福：我也十塊。

鳳：我五塊。

冬：我也五塊。

妻：好了，好了，錢太多了，我不要，我一個也不要，我剛才是說着玩的。

大家：娘！你拿住嘛！

妻：不！孩子們！我要錢也用不上，你們這兩個月都掏良心爲家了，我看得真高興，還可比給我錢，要好得多呢！

大家：不，娘！你沒錢，你就拿住吧！

——幕閉——

尾聲

幕閉：院子裏開着月月紅，藤上掛着紅色的南瓜，屋檐下懸着一串黃色的穀穗，這裏充滿着秋天的風光。

這天院子裏收拾得特別乾淨，牆上沒有一個人，遠處隱約傳來鑼鼓聲及人聲。少停，福花穿

着新衣服，戴着紅花，氣呼呼的從外邊跑進來，她深深的喘了一口氣，擦了擦額上的汗，想着坐下來歇歇，喜枝在門外喊她。

喜：（在外）大嫂！大嫂！

福：趕快藏到正屋去！

喜：（跑進來）大嫂！大嫂！（奇怪又很着急的）怎麼回事，剛開完會人就不見了。（喊）大嫂！

福：（想了想）一定到廚房裏找水喝去了。（入廚房）

福：（這時從正屋裏出來）想着往後院裏去，鳳娥從外入！

鳳：大嫂！你怎麼回來了？

福：不，鳳娥！你讓我歇歇吧！

喜：（從廚房裏出）大嫂！人家新華日報的陳同志要找你談話呢？你怎麼回來了？

福：不，你讓爹跟他們說吧！

鳳：爹讓我來找你的。

喜：快去吧！

福：唉！今天開會的人真多，我真不好意思。

喜：當了勞動英雄真光榮，好多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你，心裏又都佩服你，有啥不好意思。

福：喜枝快別說了，我出嫁時也沒有這麼多人來看我，這回來的人可真多。

鳳：大嫂！你跟縣長在一起坐着，縣長跟你說了些什麼？

福：回頭再跟你們說，給我一碗水喝吧！

喜：我給你拿一碗來。（入廚房）

鳳：剛才開會的時候，那張桌子上就有水，你爲啥不喝呢？

「這不是水，是茶，當着那麼多的人，我不敢喝。」

鳳：「茶水放在眼前不喝，你真是傻瓜，我連想都想不到呢。」

喜：「（拿出水來）喝了水就快去吧！」

福：「（喝水）」

喜：「（對鳳）今天爹在台上講話的時候，聲音可大哩，好多人都拍巴掌了。」

鳳：「你二哥說話還是那個樣子，一會說東，一會說西，就聽不清說的是啥。」

喜：「我可聽清楚了，他說他以後還要努力殺鬼子，保衛家鄉，要是鬼子不來掃蕩就加油生產，不游手

好閒。」

鳳：「喜枝！公家這回獎給那匹大青騾子可壯實哩，以後我們日子過得更美了，就是政府給你二哥的那

隻槍，我嫌不怎麼歡喜，不給槍，給點別的多好。」

喜：「你不歡喜，二哥可歡喜呢，大嫂！政府這回獎給你一架車子，你自己原來有一架，這下子可有兩

架了。」

鳳：「我想過了，我想給咱娘一架，娘說等明年孩子一走了，他也要紉花呢？」

鳳：「娘還問看你們黨派英雄，她也動了心，想當個老太婆英雄呢！」

喜：「求福完，就走吧。」

福：「我不去了。」

鳳：「大嫂！平時村裏開會你都敢說話，怎麼今天變了呢？」

福：「不是，有爹在跟前，我就不好意思了。」

喜：「（拉福）走吧！快些走吧！」

（喜與全家人帶着全部獎品上，大舅隨上）

（興奮的）他大舅來啦，快坐下，快……

（大家讓成一片）

舅：晌午我剛打山西回來，就聽說你們家出了兩個標兵，一個英雄，我連飯也沒吃，就特地趕來看你們。唉！趕了一步，就沒趕上開會，你們得了些啥獎品？

舅：大舅！我爹是標兵隊長，政府獎了一張鏢，一張銃，還有一匹大青驢子。走！大舅，我帶你去看大青驢去。

侄：春寶，你讓你舅舅歇歇吧！（拿紙煙）大舅！你來一根洋旱煙吧！

舅：大舅，我二哥是個標兵，獎了一個盒子砲，跟三連王連長帶的一樣，真闊氣，另外還有一套新衣服，一把剃刀，還有二百塊錢。

舅：我在山西時，聽說荷實要參軍？

妻：他早有心參加八路了，可是這孩子今年老生病，身子虛……唉！他爹他兄弟都願意叫他去，只是他媳婦……

他媳婦……

鳳：娘呀！我也沒有說不讓他去，我是說病剛好，身子還虛。

舅：（向鳳）是不是等他身體強壯了，也贊成他去。

鳳：就是，大舅，你別笑話人，我不是拉漢子大腿的那號人。

舅：哈哈！荷實家也有了進步。春寶，你說說，你大嫂得了些啥？

妻：大舅，我大嫂是個紡織英雄，政府獎了一架紡花車，兩條毛巾，兩疋老粗布，大舅，你到山西去，你還不知道吧，七月裏打西山砲樓時，兩個鬼子在山下走，我二百一口氣把兩個傢伙都槍打死

了。

舅：（連連稱贊）好！好！你們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都好。

旺：說起來多虧你的勸告，要不是你給我開導開導，我家還能添五畝荒地，又買了二畝水地呀，要不然今年怎能多打了十來石糧食，一個個都穿上新衣服呢。上回開分家時你說啥也不吃飯，這回非吃了不能走。

福：我給大舅做去。

喜：不，大嫂！今天是你的喜事，你歇着吧！

鳳：對了，小心把衣服弄髒了。

福：好，我們三個人一齊給舅舅做吧！

舅：勞動英雄給做吃的，我可担不起呀！

福：大舅！你可不要開玩笑。（三個攜手入廚房）

旺：（脫了衣服）我去摘些豆角來。

舅：不要忙了，你也歇歇吧！

（正紛亂間，門外有人喊）

聲：來旺太爺，新華日報陳同志來看你們了。

陳：（上）張來旺在家嗎？

旺：啊呀！可當不起。

衆：陳同志，坐吧！

陳：呀！院子裏打掃得真乾淨，來旺，我剛才還沒有跟紡織英雄談話呀。

旺：冬寶家，你來，新華日報陳同志要見你哪。

（福花從廚房裏探出頭來，鳳、喜站在旁邊。）

喜：（推出福）大嫂！快給人家說說吧。

福：說起來也沒啥，陳同志，我以後還要好好擁護軍隊，擁護政府，今天只做了一些家裏生活，明年我也要同男人一樣，到地裏受去呢！

旺：陳同志，我這大兒媳婦平常不愛吭氣，凡事做在人前，吃在人後，全家數她開通哩，她自當了婦救委員，教會了村子上三、四個婦女紡花呢。

陳：你家出了一個英雄，兩個模範，可真不簡單呢！

旺：陳同志，我們當英雄當模範，還不都是政府領導的好，在早先，咱這臭莊戶，一年幹到頭，誰還來理咱呢！唉！以後總得好好的報答共產黨八路軍。

荷：陳同志，下回我可得把地雷擱好，鬼子來了，被地雷炸，再加上槍打，狗日的就保不住了。

陳：這樣吧！把你家人統統叫出來，我給大家照一個像。

舅：對啦！照像像寄給毛主席吧！

旺：寄給毛主席可真好，來呀，大家來呀！新華日報陳同志要給我們照像了。（自己趕忙穿戲服來）

陳：大家站好，就要照像了。

旺：他大舅，你也來，你也來。

舅：我，我。

旺：來，咱倆個人站在中間。

舅：不，讓英雄模範站在一起吧！

陳：（幫他們排好地位）好，大家都不零動，（舉起鏡箱）成了。

（大家不敢動）

陳：成了。（大家這時都驚叫起來）

李：像都照完了，可別快呢！

（王科長上）

王：張來旺。

旺：王科長來了，快坐吧，喝水，喝水。

王：不用忙了，陳同志也在這裏——剛才邊區政府送來了一封家信，縣長請你們去聽聽信。還請大家會會餐，陳同志是陪客。

旺：不必麻煩了吧！

王：縣長說一定要去。

荷：爹！縣長叫去咱就去吧！

舅：你們福氣真好。

旺：對，他大舅你也去。

舅：人家又沒請我。

王：（指舅）你就是前莊的農會主任？

旺：對啦！我們的時光闊好，就虧他的功勞。

王：我們早知道你了，你不是去山西了嗎？

舅：今天才趕回來。

王：好極了，你也去，縣長要跟你談談呢！

舅：呀！人家當了英雄我可沾了光啦，哈哈！

王：快走吧！

荷：爹！我鞋子小，擠得悶很疼，你們去吧！

旺：孩子，別人想走也去不成呢，快走吧！

春：（喜等，推福）走，走吧！

福：我不去了。

冬：爹，要不我替她去。

春：人家請英雄，又沒請你。

王：不，縣長說你們全家都去。

旺：啥？全家都去？

王：就是。

旺：好哇！大家快收拾吧，縣長說咱們全家都去會經！

（這時門外鑼鼓聲起，全家忙亂起來，妻與冬賢，幫來旺戴上草帽，戴上紅花；喜接福花包上手巾；鳳娥、春寶都荷寶穿上獎給的新衣服，掛上領槍，王縣長領導全家人下。）

——幕閉——

華北新華書店

為徵求圖書及建立交換關係啓事

敬啓者：我們因設備不週，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爲此，謹向各兄弟區報社、書店、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徵求各種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等量奉酬；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模範農家

晉冀魯豫邊區
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十八

著者：

胡

奇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

1883
1947
7
30

67

40